史上最失敗的官二代

劉志傑

文史叢譚

秦始皇是我國歷史上最傑出的偉人之一，十三歲即位，二十歲親政，先後滅掉六國，結束了長期諸侯割據的混亂局面。之後罷黜老臣呂不韋，廢除分封制，統一文字、幣制和度量衡，北築長城，南鑿靈渠，實現和鞏固了國家的統一，使大秦成爲「不可一世」的強大帝國。然而，在挑選接班人時，他卻犯了致命的錯誤：疏遠並調離文武雙全、威望最高的長子扶蘇，而寵信平庸懦弱的公子胡亥。秦始皇死後，胡亥的老師、太監趙高僞造詔書迫使扶蘇自殺，擁立胡亥繼位稱帝。而昏庸淫逸的胡亥不但未能識破趙高的野心，反而與趙高狼狽爲奸，先後把秦王朝的能臣骨幹都殺絕了。接着，又在趙高的慫恿下大興土木，使國內「賦斂愈重，戍徭不已」。終於引發了接連不斷的農民起義，最終大秦帝國以十五年的「高壽」成爲我國歷史上最短命的王朝。

劉備「求賢若渴」、「愛民如子」，深得人心，從一個市井小販發展成爲獨霸一方的蜀國之君，可謂傑出。但劉備的兒子劉禪卻軟弱無能，繼位後，整日沉湎於酒色，經常不理朝政。諸葛亮死後，劉禪又親小人、遠賢良，使本來不多的賢人漸退，而小人日進。終於在炎興元年，魏將鄧艾偷渡陰平殺來時，劉禪率太子諸王、群臣六十餘人出城而降，這個既擁有天下第一智者諸葛亮和難於上青天的地利優勢的蜀國，竟在「三國」中最先滅亡。

李世民開明卓識、膽略過人，以著名的貞觀之治成就了大唐盛世。但他的十四個兒子卻沒有一個是有作爲的：三個被殺，三個自殺，三個夭折，一個被「幽閉」，兩個被廢爲「庶人」，第十三子李福雖得善終，但平庸無能。最後，李世民不得不把帝位傳給懦弱的第九子李治。李世民死後，李治庸庸碌碌，使皇權旁落於武則天之手，改唐爲周，李氏宗族六十多人慘遭殺戮。

傑出人物的子孫優劣對社會的興衰事關重大，可是，受太優異的物質生活，太污濁的官場環境和太狹窄的精神世界的影響和局限，傑出人物的後代往往不乏不肖子孫，他們中有的人甚至給父輩、民族和國家造成了嚴重的危害。秦始皇、劉備、李世民等傑出人物的不肖子孫上演的悲劇，足以給我們撼人心魄的啓示。

徐訏的《七藝》

許定銘

醉書亭

小說家徐訏（一九〇八至一九八〇）一九五〇來港，至一九八〇年逝世，居港三十年著述頗豐，出單行本數十種，但，由他主編的期刊卻不多，《幽默》、《論語》、《筆端》和《七藝》不單少人提及，而且都像流星，轉瞬即逝。《七藝》月刊創辦於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據手邊資料，如今大家見到一九七七年二月號的第四期，就是它的終刊號。

《七藝》是大三十二開本，每期有一六〇頁，像單行本。徐訏是主編，實際執行編輯工作的是翁靈文和林曼叔。徐訏是一九四〇年代成名的浪漫主義作家，文壇地位崇高，《七藝》創刊，支持者甚衆，創刊號即有司馬長風、劉紹銘、黃思騁、陳香梅、成仲恩、林太乙……等人供稿，而徐訏自己，也寫了《看戲》和《屬於夜》兩篇。

《七藝》不是本純文學期刊，縱觀僅有的四期，我們可以看到主持者的心意向：繪畫、戲劇、電影、繙譯、攝影、文藝和評論多方面發展，每期的封面及內頁刊繪畫、木刻及油畫甚多，並着意推介新藝術家，用意在營造一份高水平的「藝術品」。《七藝》由文華出版社出版，據說編輯部即設於文華印刷公司內，後台老闆是公司東主黃洽，經濟上應該無問題，可惜徐訏應巴黎大學之邀，前往講學半年，無暇兼顧，《七藝》遂匆匆停刊。

徐訏著《七藝》

古代地方醫官

王吳軍

文化經緯

中國古代，許多地方政府部門也有公辦醫院，在這些公辦醫院裡任職的醫生被稱爲「地方醫官」。古代地方醫官中，有許多醫術高明的良醫，譬如南宋時期建康府的地方醫官陳自明、元朝時期南豐州的地方醫官危亦林、趙州的地方醫官王好古等，他們都是中國醫學史上的著名醫生。

古時，縣一級政府沒有醫學院校，但是，縣一級政府卻有公辦醫院。《續資治通鑒長編》一書中就記載了北宋的縣級公辦醫院和地方醫官的配置情況。當時，縣一級的地方醫官的配置是每一萬戶人口配置一至五名地方醫官，而且是遇缺即補。這些地方醫官必須是太醫院或地方醫學院的畢業生，他們除了在地方上從事醫療活動外，還負責收採藥物、指導防疫、驗發個人行醫和開設藥房的執照、以及處理醫療事故等一切相關的事務。

北宋的地方醫官體制一直持續到清朝。

清朝小說家吳趼人在他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寫了一件事，某道台的兒子褚迭三仗着父親的權勢，竟然擅自無證行醫，並且把一戶人家的一個小孩給醫治得病情加重了。於是，雙方就鬧到了上海縣的地方醫官那裡，地方醫官「評論他的醫方，指出他藥不對症的憑據」。由此可見，當時的縣署地方醫官必須是內行，當然，縣級地方醫官的醫療水平大多不如州府地方醫官。

地方公辦醫院兼醫藥行政管理的機構，大多設在州、縣衙門的大門附近，或者就乾脆在州、縣衙門的大牆上破牆開店。這種地方公辦醫院裡的地方醫官一方面承擔着州、縣衙門裡那些官吏的公費醫療活動，並受理着醫藥行政事務，另一方面，也爲老百姓看病。他們也常常到百姓家裡出診。自然，這是要收錢的。

明朝清官海瑞在任浙江省淳安知縣時，曾經寫過一篇《興革條例》的文章，在這篇文章的「醫官常例」的條目下，有「醫生四名」的記載。當時，淳安縣的壯丁名額約是四千人，推算起來，全縣的人口戶數至多不會超過五千戶。五千戶人口的一個縣就有四個地方醫官的編制，應該說已經不少了。

清代小說《金瓶梅》裡，寫到了一個縣級地方醫官，說是生藥舖老闆西門慶行賄買官，當上了清河縣掌刑副千戶以後，他馬上就享受起了公費醫療的待遇。西門慶的妻妾和兒女生病，都請縣裡的地方醫官任後溪前往出診。第《金瓶梅》第七十五回中，吳月娘慪氣生病，西門慶正在衙門裡審查一樁案子，午後他回家得知吳月娘生病了，忙叫琴童「快騎馬往門外請任老爹……」等到後晌，琴童回報：「任老爹在府裡上班，未回來。他家知道咱這裡請，說明日任老爹絕早就來了。」果然，第二天一早，任醫官就騎馬來了，還直打招呼：「昨日……學生該值，至晚才到家，見尊刺（名片），今日不俟駕而來。」一位清河縣公辦醫院的地方醫官，要「在府裡上班」，有時還要「該值」，「該值」就是值夜班，「至晚才到家」。要說看病應在任醫官「該值」的時間，逕去公辦醫院掛號，可是吳月娘是有身份的官員家屬，她不便拋頭露面，而西門慶又要在自己的女人面前擺派頭，就讓僕役拿着名片去請任醫官出診。任醫官自稱學生，是說明他曾在太醫院或地方醫學院學習過。任醫官給吳月娘診脈看相，開出「安胎理氣和中養榮蠲痛之劑」後，西門慶還派琴童跟着他去公辦醫院裡取藥。西門慶家原本就是開藥房的，有的是藥，可是，他卻讓琴童跟着任醫官到公辦醫院裡去取藥。原來，西門慶當時是副千戶，是享受公費醫療的國家公務員，現成的公費醫療不吃白不吃。

古代的時候，官吏的醫療除了享受公費待遇之外，一定級別的官員，還可以經常獲得以皇帝名義賜給的各種時令保健、防疫的藥物。古籍中常常有謝皇上賜藥之類的文章，這和現在機關和事業單位定期發放防護藥品是一樣的。只是古人講究感恩戴德，所以領到不拿錢的藥品後，照例要感謝一番。對各級地方政府的地方醫官來說，做這些事情也是一項經常性的工作。《唐六典》中就記載說：「凡諸州每年任土所出藥物可用者，隨時收采，以給人之疾患，皆預合傷寒、時氣、瘧、痢等藥，部內有疾患者，隨須給之。」有的地方醫官在執行公費醫療政策的時候，是徇私舞弊的，對於制度沒有明確可以享受公費醫療的對象，實際操作中依然可以得到實惠，這其中的奧秘就像現代公費醫療制度在實行中存在的問題一樣，慷公家之慨，地方醫官自己則能落得收受財禮的實惠。

古代的機關考勤與醫事制度關係不大，不比現在的病假申請，都要由指定的公費醫療就診醫院出具病假證明。但是，古代的時候，若是在一些重要關口，譬如有的地方官員年紀大了，逢考滿銓敘時，就要對其健康狀況作出判斷，有的地方官員投機取巧，嫌眼下的職務不好，或有的地方官員犯了罪行即將暴露，便請求病退，以後再找機會復出。作爲應對措施，這些情況都是要有地方醫官的專業評判作爲重要證明的。遇到這種情況，必須要有地方醫官參與。爲了防止地方醫官和地方官員串通作弊，通常都要由中央醫療機構派專家和地方醫官一起主持會診或參加體檢。《續資治通鑒長編》中，就記載了中央派出的代理翰林醫官使姚可久赴陝西和當地的地方醫官一起爲藩部公事做體檢的事情。

不過，古代的很多地方政府的主官常常帶有中央職銜，這些官員治療疾病時，總是會請求中央政府的太醫來地方上給自己看病。《續資治通鑒長編》中就記載，北宋的韓琦出任幷州地方官時，曾以自己患病而又不便離職爲由，點名要中央政府太醫局的太醫齊士明來幷州給他看病，齊士明當時正在爲皇帝宋仁宗診脈，不便離開，宋仁宗得知此事後，立刻命內侍帶着齊士明前往幷州給韓琦看病。

活着

嚴方正

如是我見

同學會

五十年前的老同學聚會，有乘單位小車來的，有開私車來的，有搭公交車來的，有騎電瓶車來的，有騎自行車來的，也有步行來的。有從省級官位上退下來的，有享受「院士」終身待遇的，有風頭正勁的民營企業家，也有國營企業破產後領取社保金的。當年就讀於男子中學的一群少年，如今有滿頭白髮的，有滿頭黑髮的，有沒有頭髮的，也有戴假髮的。用餐時，有喝白酒的，有喝紅酒的，有不喝酒的。有抽煙的，有戒了煙的，有從不抽煙的，有人議論「抽煙不好」，沒有人反對此論。也有行動不便而「請假」的，還有幾位將永遠缺席了。

五十年前走到一起是緣，今天再相聚還是緣。此時此刻，方位已被淡化，不分「貴賤」，可以暢所欲言。回憶是主題，除了幾位有特色的老師、有個性的同學，最難忘的是在一起煉鋼鐵、燒紅磚和開荒的勞動，還有「瓜菜代」的苦日子。誰都珍惜這難得的機會，因爲在這裡可以聽到久違的眞話，情誼和閱歷保證了發言的質量。

話匣子打開就關不住啦。有人掛記生病的老伴，說得先離開。又有誰的手機響了，問能不能去接上小學的孫子，「海聊」只好告一段落。在商談下次聚會時，有人冒出一句：「一個也不能少。」

後花園

市民政局直接管理的公墓，三十年前尚在遠郊區，搭公交車至終點站還得步行半個鐘頭才到。如今，那一帶早已車水馬龍，公墓周圍高樓林立，還沒建成的樓盤也在熱賣中。

我每年至少要去那裡一兩次，因爲父母和岳父母都葬於此。近十多年來，墓園逐漸發生了不少變化。可以明顯地看出後到的安息者一般都有更精緻的碑。邊邊角角處原來是閒置的，現在已爲後來者享用。由於墓園是依山而建，在那些陡峭的地方，加建了欄杆，方便了掃墓的人。近年來提倡綠色祭奠，禁止在墓地燃放爆竹，掃墓便不再是提心吊膽的事，平心而論，這塊靈魂的安息地的確清淨了許多。最近去的一次，又有了新感受。我父母的墓本在一個角落，過去，那墓的旁邊有一個專門置放着的鐵桶，供衆人放鞭炮的。若清明期間去掃墓，眞有幾分戰鬥氣氛。有一次我清掃的垃圾足有一籮筐。這一次，很乾淨，只拾了些零星的枝葉，包成一小包，帶了出來。我向同行的妻女說，國外有城市的中心竟是一方墓地，方便百姓前來悼唁，有的還成了旅遊景點，是不是這個方面我們也會和國際接軌？

女兒告訴我，公墓裡已有「樹葬」，我們便一起去拜訪這群先行者。幾個或十幾個葬在一起，墓上種着草，周圍是一圈逝者的碑，每塊的長度不足一尺，素昧平生的靈魂聚在一起，頗有一點「排排坐吃果果」的味道。周圍不但有新栽的樹，還有精心設計的小橋流水，藏在假山後面的音響正播出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台》。

返回時路過公墓管理者的辦公樓，那幢樓正掛着一幅醒目的橫幅——「熱烈歡迎各級領導蒞臨指導工作」。

米蘭歌劇院（攝影）姍而

社交網絡反社交

馮進

域外漫筆

謝瑞忒科爾（Sherry Turkle）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的教授，也是一位有開業資格的臨床心理醫生。她一直關注科技對人際關係和人類自身認識的影響，在最近發表的新著《一起孤獨》（Alone Together）中，着重探討了數碼科技（包括社交網站，智能手機，甚至機器人寵物和機器人伴侶）對現代生活的影響。

英國首相邱吉爾曾經說過，人類造屋，可是房屋也建構了人。數碼科技和人類的關係也是如此。忒科爾通過長達十五年的深入訪談，特別是對中學生、大學生的研究，發現仿眞世界給我們提供的只是一種虛幻的「陪伴」。我們在臉譜（Facebook）等社交網站上「交朋友」，貌似前呼後擁，熱鬧非凡，實際上「過分連接」反倒讓我們感受一種新的孤獨。

作者承認，網絡世界作爲「身份車間」，可以讓用戶嘗試扮演不同的角色，有時還能幫助他們突破現實生活中的各種限制。比如，有的人平時怕羞，在網絡上練習和人打交道，學會了待人接物。有的殘疾人在眞實生活中不願出門交友，可是通過在網絡上暢談自己的經歷，終於鼓起勇氣、擺脫了心靈的桎梏。仿眞世界對年輕人特別有魅力，因爲我們青年時代大多嚮往冒險、新鮮、自由的經歷，網絡似乎可以讓人隨時出發，去尋找和體驗別樣的人生。

可是，忒科爾也指出網絡社交帶來的一系列負面後果。首先是「過分連接」對於我們時間、精力的損耗。當代美國人越來越忙碌，大部分人離開家鄉去闖世界，脫離了原先的宗教和社會組織，撫養孩子也不能指望家人幫助。隨之而來的孤獨感，他們想用手機、短信、網聊、電玩來消除，結果適得其反。人的神經系統追求新鮮、刺激，對於網絡的干擾沒有抵抗力。每次音樂一響，我們去檢查電郵、短信，大腦相應分泌讓人愉悅的多巴胺（dopamine）。這種類似賭博的經歷，很容易勾人上癮。可是，長此以往，這不僅讓人疲於奔命，而且直接損害了人際交往的質量。我們發短信、電郵時常一心多用，聊些無關痛癢的小事，沒有面面相覷時的親密投入和專心致志。

數碼科技實際上創造了各種幻覺。它讓我們自以爲效率高，可以在更短時間內處理更多的事情。結果卻是我們即使「在一起」，也不關注家人朋友：吃飯時，各自查看手機和電腦；父母開車時還在看短信、電郵，對孩子不聞不問。它又彷彿提供了「兩全其美」、「沒有風險」的交流，讓大家既擁有網友的陪伴，一切又盡在自己掌控之中。可是，網絡世界中，你無法眞正「銷毀證據」，所有資料和搜索都會留下痕跡，即使自己看不到，日後也能設法復原。美國「九一一」事件之後，政府對公民的通訊加強監控，數碼人生因此隱私不保。而且，社交網站上的個人形象都是各自幻想和加工的產物，不能代表「朋友」的眞面目。

上網懺悔不等於面對面道歉，對修復人際關係於事無補。上網發泄對生活的不滿，彷彿可以轉移痛苦，其實難免遷怒旁人：我們對別人犯和自己相似的錯誤往往更憎恨。最嚴重的情況，作者說，是網絡誘導上網者漠視他人的情感和主體性，像對待物件那樣對人。

人們對數碼世界的看法，從最初的「聊勝於無」，變爲「弄假成眞」，簡直有以此取代眞實人生的趨勢。忒科爾最後說，希望是她杞人憂天，可是新科技帶來的一個重大問題卻值得所有人深思：我們在對科技的期待越來越高的同時，爲什麼對彼此的期待卻越來越低呢？

減法人生

沙流

人生在線

人生四十歲之前，做的是加法，年齡不是一個問題。四十歲之後，就開始做減法了，年齡成了最大的問題。樂觀的人會這樣想，如果能健康地活上七十年，那我還有三十年，眞不錯。而悲觀的人會想，人生已經走過一大半，只剩下了三十年，太令人悲哀了。

有位外國人，三十歲之前像許多人一樣，想做許多事情，與朋友合資辦古典書籍，但銷路不暢，血本無歸。爲了還債，他又陸續辦了印刷廠、鑄字店，無一不以失敗告終。

三十歲那年，他發現的抽屜裡的債條，不知自己何時能夠償還。他給自己的人生算了一筆帳，如果他能活六十歲，他算出了每年需要償還的債務。

他寫作，想以稿酬來維持生計，還想把書稿賣出好價錢，這樣可以幫他還債。他強迫自己每天寫作的字數，如果某一天因爲有事少寫了文字，他就會在第二天補上。

他叫巴爾扎克，是世界著名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很難想像，一個偉大的作家，後半輩子做的是減法人生。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人有時候眞的非要身處窮境，才會猛然醒悟，重新規劃自己的人生。盤點一下自己所剩的時間，觀望前方的目標能否實現。

財富可以謀劃，幸福可以謀劃，現在連容貌也可以謀劃了，惟獨時間不能謀，它一秒一秒往前走，你只能抓住它，利用它，卻無法主宰和謀劃它。

時間才是世界上最稀缺的資源，財富買不到，也無法儲存。前些年拜會杭州西湖的一位老畫家，不見屋內有鐘。後有人對說，老人最忌諱有鐘，說是那滴滴答答的聲音會擾人清夢。

事實上，老人耳有失聰，怎麼可能聽得到時鐘走動的聲音。只是老人聰慧而敏感，一分一秒的時間流逝，年輕的心聽不到，但他卻聽到了。

「拼」貼之美

張桂亭

文化什錦

題上之美，是指在衣着上拼接拼貼拼色拼圖拼出來的美。

時下，那一件件皮革拼接棉織物、薄紗拼接蕾絲、漆皮拼接獸皮的斗篷、小外套、A字裙、闊腿褲、長筒靴……迥異亮眼，盡顯西方「拼式」時裝之美。但細細探究，衣着的「拼式」來源，早就出現在東方。《百堂書鈔》引王隱《晉書》說：「董威輦忽見洛陽，止宿白社中，得殘碎繒，輒結以為衣，號曰百結。」也就是用很多碎布頭拼湊拼結成衣。如果這裡的「忽見」是偶然是無意之中，那麼唐朝的《雲仙雜記》的「斂衣」：「伊處士從衆人求尺寸之帛，聚而服之，名曰斂衣。」這段話中「求」字，就說明將很多碎布頭拼接成衣的「拼式」是有意爲之了。

這種有意而爲的「拼式」還有很多。譬如——

「富貴衣」。在傳統戲劇中，扮演貧士、乞丐一類人物所穿的衣服，全身黑色，破褶，上綴很多小三角尖塊、方塊和圓塊，以示破敝不堪。這種拼湊花色的戲衣俗稱「海青」，又叫「道袍」，還有個好聽的名兒叫「富貴衣」，預示着劇中人日後必顯貴。

「百衲衣」。宋朝陸游詩云：「朝冠掛了方無事，卻愛山僧百衲衣」。僧人爲了表示苦修，破除對衣服的貪着，用陳舊破碎的布頭拼湊縫衲成衣，稱爲「衲衣」。「衲」謂「補綴」，「百衲」即言補綴之多，而叫「百衲衣」。

後世稱「百衲衣」引進了文學藝術。譬如，宋韓琦於相州建晝錦堂，歐陽修爲作記，蔡襄爲書石，時稱三絕。蔡襄書寫時，每一字必寫數十遍，必合作而後用。而且，每字作一紙，擇其不失法度者，裁截布列，連成碑形。謂集而成如「百衲衣」，世稱「百衲碑」。

再譬如，稱以殘缺善本輯補而成之書爲「百衲本」。商務印書館輯集影印的《二十四史》就是個「百衲本」。再譬如，拼綴桐木條加膠漆而合成的琴，似衣之百衲，名「百衲琴」。

「百家衣」。坊間常見小孩兒穿的夾襖夾褲棉襖棉褲面，是用一塊塊零碎花布頭拼起來的。這種衣服是做父母的爲給嬰兒祈求長壽，向衆鄰友乞取碎布碎帛拼接成衣，叫「百家衣」。

六十多年前，我家居住的小街上，有王裁縫，手藝巧，待人溫和，生意很好。有人做衣服時，都好央求他給點零碎布頭，回去給小孩做件「百家衣」。他就把剪剩的一塊塊小布條小布片抓一把給人拿去。手巧的王裁縫還用碎布頭拼做了一件花花綠綠的小襖面掛在那兒，告訴人怎樣配色怎樣拼接更好看。時間長了，有人就專門找他做「百家襖」、「百家褲」、「百家被」，生意更加紅火。

「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也是一種「拼式」。過去，子女多的人家，老大的衣服穿小了老二接着穿，老二穿破了就縫縫補再給老三接着穿。這種拼，拼出的是物盡其用、崇尚節儉之美。

而有些只有一個孩兒的，就向東家討條小孩褲，向西舍討件小孩褂，混搭着給孩子拼作一身，看起來又舊又不搭稱，但穿起來卻很舒坦。江蘇徐州一帶就有給嬰幼兒穿着別家小孩的舊衣舊褲之舊俗，是謂「小來着線，大了穿絹」。「褲」與「苦」同音，小孩自幼着舊衣，是冀其長大後養成艱苦樸素的習慣，懂得生活的艱辛。